

百花青年
小文库

倾 跌

草 明



.2

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

百花青年小文库

倾 跌

草 明 著 余仁凯 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倾 跌

草明 著 余仁凯 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香河延福电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开本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4 1/2 插页2 字数67,000
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4,000

书号: 10151·982

定价: 0.94元

编辑例言

为了满足和适应广大青年读者的需要，我们编辑出版这套“百花青年小文库”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是普及性的青年文学读物。编选出版古今中外各个时期主要作家的优秀作品，有的也选其近期佳作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以“小”为特色，选入的作品以短篇小说、散文为主，兼顾诗歌和文学性强的短剧本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分中国古代、现代、当代和外国文学四部分，每一部分编若干辑，十册一辑，分辑出版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所编各册，或作家自选，或研究者代选，并撰有小序，简要介绍作家和作品，同时对作品作必要注释，以帮助读者理解作品。有些作品在收入本辑时，亦经作家、编选者

作了重新修订。

一九八六年七月

编者的话

草明，原名吴绂文，一九一三年生，广东顺德人。一九三二年，她在广州求学时期，受进步师友的影响，思想开始左倾。曾参加欧阳山主办的《广州文艺》的编辑工作。从这时起开始写小说。一九三三年夏，她被当地政府通缉，与欧阳山一起逃亡上海。十月，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。抗战爆发后，到广州、沅陵、重庆，从事抗日宣传工作。一九四〇年参加中国共产党。皖南事变后，撤退到延安。先后在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和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。一九四二年夏，参加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。一九四五年秋，抗战胜利，奔赴东北解放区。先后在妇联、工会、文协系统任职，其中大部分时间，深入工厂，协助基层党组织和工会开展群众工作。草明在东北呆了十八年。她和工人

群众同命运、共呼吸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一九六四年，她来到北京从事专业创作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她遭受“四人帮”种种迫害。“四人帮”倒台后，她焕发出革命的青春，老当益壮。一面积极参加社会活动，一面努力创作。

草明以创作长篇小说著称。她被誉为开掘新中国工业题材的拓荒者。其实，草明最初是以善于制作短篇小说而闻名于文坛的。她的短篇颇有特色。在题材上，如同她的长篇一样，大多反映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，只是早期的短篇，着重反映的是南国缫丝女工的苦难生活和她们的反抗情绪；以后，随着作者阅历的增长，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也扩大了。在她的笔下，出现了农民、城市贫民、八路军战士、革命干部，以及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。在风格上，具有真切朴实的魅力。她的作品，不以曲折离奇的故事取胜，而通过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命运的变化、发展，来牵动读者的心。作者叙事、状物、写人，满怀深情，但却表述得那样质朴、平实。乍一看，这些都是极为平凡的生活故事，可是，细细一想，它们不同于生活故事，里面分明蕴含着生活的真理。早期的作品，富有较为浓烈的南国风情。虽然，在三座大山的统治下，整个作品的氛

围显得压抑、沉闷。后期的作品，色调比过去明快，语言比过去洗练、群众化。从本书所选的七个作品，大致可以看出，草明的短篇在题材和风格上变化的若干轨迹。

草明的散文也有其个性。主要是，浓烈的生活和时代气息，尤其是写到工厂和工人，笔触更生动，感情更充沛（这与作者长期深入生活，同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关）；人物形象感较强（这与作者注重写人，以及她作为小说家所具有的善于观察、捕捉人物性格的敏感有关）；结构单纯简约，语言朴素自然。草明所写散文，以叙事性的居多；体裁有报告、速写、杂感、随笔、游记等，其中不少是报告和速写。因篇幅关系，本书所选的大都为叙事性作品，体裁只限于速写、随笔和游记。

余仁凯

1985、12、

目 录

编者的话	余仁凯
倾跌	1
没有了牙齿的	15
万胜	31
阿衍伯姆	36
陈念慈	46
平凡的故事	78
姑娘的心事	83
垫脚石	95
龙烟的三月	98
沙漠之夜	103
一寸光阴一寸金	109
我吃过他的“奶”	115
忆季愚	121
忆牧良	125
岚山	130

倾 跌

“体贴点罗！太太，就五块钱吧，是的，把活干完了，我可以回家里睡觉的……”我跟那位少奶奶讲好了，就和荐头人跨出了女主人的大门。在荐人馆的时候，我提出荐头钱太贵了。

“照例是六角呀。”他冷冷地说。我不做一声地拿六角钱给他。

我在闲着的三个月里，不绝地怀着许多希望和美丽的幻影，可是都一个个地像大海里触礁的船一样地沉到魔窟似的海底里去了。这次总算成功了，六角钱，那算什么？不过是船航行时遇着浅滩那样的小事情，还不能熬过去么？

屈群英、苏七跟我三个人，和许多女工一样地被乡里的丝厂挤了出来。我们不能进厂去干活，就什么用也没有，只晓得吃。后来倒是阿福

做主意，把眉毛一竖，黑漆的眼睛跟着向里一缩，说：

“我们跑到城里去吧，那边工厂那么多，耐心点儿，还愁找不到我们的活路么？”

我们三个就拉着手跑到城里来了。我们跟骆师奶租了一间小房间。我和苏七占了一副板床，阿屈睡在对面一铺破贵妃床上面，两铺床中间放了一张小长方桌，这三件仅有的家具，一排儿挨身站着，从屋顶望下去，恰巧构成了一个不大齐整的凹字，本来三个人睡做一床，便可以多腾点地方来转动，可是阿屈却要独自睡觉。

“为什么要一个人睡，难道这一辈子你不要再男人陪你了吗？”苏七取笑她说，我觉得苏七除了谈男人之外，不会再讲什么。

“谁敢跟她一块儿睡觉呢，只要给她那双老虎似的眼睛一望，小偷也觉胆怯起来啊。”我却凑趣着说。

当我从荐人馆回到我们的房子，她俩高兴得跳起来围住我，想把我挤到什么地方去，眼睛像旱了六个月，祈望着下雨那样地盯住我。“多少工钱一个月？”“要服侍几口人？”她俩乱问一气。我听不清，只简单地答复了两句，就躺下来。

她们骚动一会，随即静下来。苏七还张着嘴，羡慕地望着我；阿屈那坏货，居然拿起木鱼书唱起来，装着毫不介意的样儿。可是我知道她在嫉妒呢，她在怄气呢。我看见她们那模样，倒有点自骄起来，我提高嗓音说：

“阿屈，什么火把你的心烧得那么痛？看你唱得多难听！”我起劲地继续说，“唔，你再说一次啊——我一定能够找着我的活路！那么，现在就就看你的本事哪。”

她的不被扰乱的歌唱声，反像烧红的铁，狠狠地把我烧一下，我从骄傲而变为愤怒了。哼，她怄谁的气？这难道我有错？活路来了我将它推出去？可是，她那坏脾气的家伙，怎能受得了我的讽刺呢，她的冷落又有什么奇怪？我又恼什么？唉，随她去吧。

第二天我起的特别早，跑到新主人那里，听着女主人的迅速而频繁的吩咐，烧过早饭给男主人吃，让他好上班，跟着我就烧水，替两个小孩子洗澡；女主人叨叨着怎样洗衣服才少用些肥皂，买菜时怎样还价才便宜，怎样做菜才弄得好吃……一大堆“怎样”，我的脑袋简直装不下，而我的可诅咒的手，没有和那些家什打惯交道，这样累得我整天捱骂。

从前缫丝的时候，只是身体上部运动，现在却全身都要像“风车”那样地转，每到夜里，我一睡倒在床上，就四肢酸痛，马上昏沉沉地像醉鬼似地睡着了，不到天亮是不会醒的。那喜欢谈男人的苏七，骂我是贪睡的猪，“看你的眼睛，象半辈子没有睡过，有朝一日出嫁了，我看你——”可是谁像她那样整天坐着没事，尽想着那件事？

有一个晚上，那五支光的电灯，发着暗淡的黄光，像很不愿意瞧房里的人似地，我们也不高兴瞧它那衰颓的样儿，索性把它拧熄了。窗眼透进一条喇叭筒那样的月光来，恰巧照着苏七的苍白的脸，她的眼睛射出两道暗黄色的光，对着帐子闪烁着。我知道她的心事，悄悄地转过身去不敢望她，也不敢碰她。可是，半夜里当我睡熟的时候，终于给她弄醒了，我埋怨似地说：

“哟，为什么不好好地在家里守着哥儿，却跑出来，到这儿来受苦！”

“你告诉我，哪儿不吃苦，我就上哪儿。你告诉我吧。不，吃苦也罢，可是要让我活下去啊。哪儿有我的活路啊？”

我能对她说什么呢？我只装睡着就是了。

我上工不够半个月，母亲就写信来要钱了。她

说她早上天没亮就起来，采了几个钟头的桑，回来泡点冷饭充着饥，又拣茧去了，这样整天地做活也赚不够十个铜板，却花了五个铜板买膏药贴腰脊骨。丝厂时常停闭一月半月，复工的时候工钱可要减一半；资本小的工厂简直被大厂把生意夺了去，站不住脚就停闭下来，在厂门口站的女工更一天比一天多了。我记得在乡里的时候，每担桑还可以卖四五角钱，现在母亲信里说两角钱也卖不到，种桑的人，有些简直把桑连根拔起来丢掉了，宁愿种着蔬菜供给自己食用；那烟桥头的远六叔，有一次人家替他采好了桑，他却用拳头捶着胸说：“哼，不卖了，我宁愿赔了工钱！”他就把几担桑推下塘去，给鱼吃掉了。据母亲说，还是宁愿碰着远六叔这种人，不然的话，连几个铜板都捞不着。

我们起劲地，摇摆着脑袋谈论故乡里带来的倒霉的新消息。

“幸亏我们跑了出来！”我说。

“是你碰着好运气罢了；看，闲了四个月了，手也生锈了啊！”

像一个闷气弹在房里爆炸一样，憋着气不说话。可是我们不能够尽让自己老闷着。我安慰似地，低沉着声音说：

“呆呆守着丝厂，就可以弄出饭菜吃了么？东家的肚子饱得要命啊！城里比乡里强，我们在这儿或者可以寻到好门路。”

“我想，很多人不知道肚子饿的苦楚呀。”苏七说了，可是阿屈立刻就反驳她：

“你胡说，你们的家里，我的家里，跟心如、兰仙、七婶，还有我的表姐家里，唔，真是数之不尽了，我们这些人谁个不知道饿肚子的滋味呢——”

“不过，没有人替我们想办法罢了。”我接着说。

“我们时运不够罢了！”苏七感慨地说。她的不思索的脸孔像在期待着什么。

“我不相信我们的命运比不上人家，天没有那样偏心，只要我们用心思，唔，是的，我想一定能够找着我们的活路。”阿屈嘴里这样说，眼睛却更深陷地望着远远的地方，像在寻她的路。

夜里回来听到的是她们的叹息和翻身 的声音。大家皱着眉说着房东催租，小商店催帐的麻烦，我们想不出主意的时候，就乱想乱谈起来。阿屈说要做小偷，苏七嚷着当私娼去。有一次我买了两角钱奖券，希望得一万块钱的头彩。

阿屈的表哥介绍她到一间化装品制造公司的

装潢部做工去了。她除了伙食钱，剩出来的工钱，比我那五块更少得多。

“阿屈，干你的活比干我的活痛快吧？这次你可找着了路了！”我说。她并没有注意我的话，没有做声。

苏七悲哀地嚷着要回乡去，说宁愿回去做饿鬼。

有一天她表妹从乡下出来找活干，听说她要回乡下，便劝她说：

“万万不要回去，我们乡下，就是饿鬼也不许你做呵。人没有坐着等饿死的，两餐总得弄来吃，就算抢吧，偷吧，做坏人也得在城里……”

我从她表妹的兴奋的叙述里，更知道了我们以产丝著名而全县人都靠蚕丝业过活的顺德，衰败和混乱到什么程度！

有一个晚上，阿屈特别得很，整整两个钟头没说话，像在呆想什么，忽然很严肃地问我：

“是不是有些人在拦着我们呢，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对头呢？”

“唔，对呀！”我跟苏七齐声应着。

“那些对头都是我们在求他给我们饭吃时，才和我们作对，为什么呢？”

“就是她们给我们饭吃，才难住我们嘛，这

不是很明白么？”苏七很快捷地说。

“我是问，为什么我们的饭碗在东家手里，为什么人家不向我们请求？”

在我们还未想透，阿屈像早已预备着我们没有能力回答似地，跟着谈她厂里的女管工，怎样地露出了两排无耻的镶金的牙，尽笑着奉承上手，对她们却闭起嘴来，瞪着毒蛇一样的眼睛，暴躁地两边跳着斥责着，谩骂着她们。她说她最看不起这种人，她最憎恶这个“铜牙老鼠”，“要是没有这种人，那些东家也不能那样横。”

为着生活焦急了几个月的苏七，现在不跳了，也不嚷回乡去了，她十足像一个给饥饿困到将死的人，一碗冷饭把她的生命拉回来。

她虽然把各项欠帐还清了，食用有时比往日增加了一点，穿的衣服却比往时漂亮得多了，可是，我一点也不尊敬她，我觉得她太卑鄙了；她很多时夜里不回来了，不吵我睡觉了，但我一点也不觉得比往时舒服。一种什么力把我心头压得作痛！当我轻蔑地膘她一眼的时候，她就羞怯地低下头，有一次她凄然地像求我宽恕似地嗫嚅着说：

“你叫我怎样活下去呢？不这样干，你叫我怎样活下去！”她的颤栗的声音，像粗鲁而悲戚